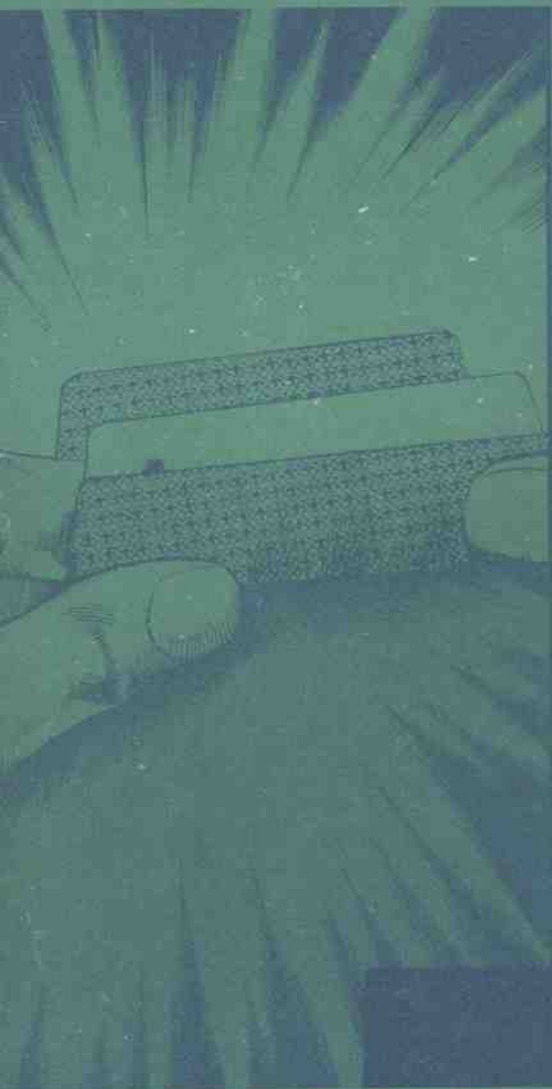




賭 霸

【香港】沙利文著



賭 霸

辽新登字 3 号

赌 霸
DU BA
沙利文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99,000 开本: 787×1092¹/32 印张: 9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责任编辑: 锦 莉 责任校对: 岚 岚
封面设计: 方 开

ISBN7-5313-1236-0/I·1108

定 价: 5.80 元

内 容 简 介

万人瞩目的台岛赌王争霸擂台赛上，“掌心琴手”帅旗以高深莫测的“天寂玄音”，力克群雄，夺得赌王桂冠。前届赌王之子娄生关，为报家仇，历尽艰辛，学成旷世无双的“南山无极功法”，在东南亚赌王大赛前夕，与仇敌大战赌场，正当娄生关获得胜利时，真正的杀父仇人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

美与丑、善与恶，情场的柔蜜、赌场的凶险，特别是赌坛高手神秘古怪的练功方式，如“高空抓牌”、“双目喷火”、“霹雳震耳”等等，是沙氏的《赌霸》向读者展示出的又一个崭新奇异的赌博天地。读后无不令人称道叫绝、欲罢不能！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赌杀香港客	9
第二章 游轮惊魂魄	43
第三章 赌王授密功	79
第四章 赌坛斗群雄	110
第五章 拜师终南山	162
第六章 单刀闯赌关	198
第七章 赌场大复仇	233
尾 声	283

序

蓝天白云，海鸥飞翔。

台北阳明山公园，草木苍翠，绿意盈目，环境幽静无比，纤纤曲径，山涧瀑布，凉亭古庙，令人留连忘返。

著名的擎天岗望海茶楼便在公园最深处的一座山峰之巅。

一条用鹅卵石铺就的行车道，蜿蜒通向云雾笼罩的山顶。望海茶楼是一座仿古庭院式建筑，古朴典雅、飞檐回廊、拱圆门窗，颇具后唐遗风。茶楼里面却与它朴质外表相反，富丽豪华，金壁辉煌。显然，能够到此品茗的绝非一般庶民。

这里是政界名流、富商明星以及黑帮首魁的沙龙。一桩角逐竞选的计谋、一条艳丽的桃色新闻、一次肮脏的地下交易和充满血腥的绑票暗杀案大多都是在这里酝酿成熟的。

眼下，台岛赌界的几位龙头老大正聚在茶楼的“听雨阁”内，围桌而坐，商议着一桩令台岛赌民赌迷异常关注的事件。

台湾小岛，赌风日炽，小自大家乐、六合彩，大至宾果、鸽赛，而麻将、牌九、扑克、骰子以及投币机等等，更是无人不赌。其实，这些只是中下层人物的级别水准，而真正的

赌，是那些一掷千金的赌王赌神。两者相比，实有天壤之别。

从某个角度讲，这儿的赌坛老大，是某个阶层的统治者。他们代表着一种势力，尽管这种势力是社会所不容的。

此时，商议已近尾声……

原来两月之后的“九九重阳”日。乃台岛三年一度的“赌王争霸擂台赛”。各方高手轮流竞技，胜方可有资格与前任赌王争夺桂冠，由于每届赛事规模一次胜过一次，一次比一次热闹，引起当局注意，警方扫黑禁赌甚紧，所以，赛前选择比赛地点越来越重要。

今日汇聚“望海茶楼”正是为了择出一个安全的地点。

“诸位，”最后发言的是位老者，他五十多岁，清瘦的脸上挂着似笑非笑的神态，炯炯发亮的眼睛透过紫灰色镜片，依次扫过桌边在座的每一张脸。“诸位同仁说得极是，眼下安全因素第一，因为明年年底，澳门将有一场‘东南亚赌王大赛’，各路高手必将摩拳擦掌、虎视眈眈，所以，我等必须全力以赴，使本届赛事顺利进行，不得有半点闪失！我个人意见倾向于把地点改在澎湖岛，因为它四面环水，警力相对薄弱，万一发生不测，南边的高雄，东边的嘉义，都是列位的老巢，诸位不会无动于衷吧。”

“当然当然。”众人首肯附和。

“大不了跟‘条子’拼个鱼死网破，让那帮虾米尝尝我高雄‘七贤帮’的厉害！”

“我‘斧头帮’也不是软蛋一个……”

戴眼镜老者微微一笑，盯了一眼坐在左边的两位老大，用手梳梳银白发丝，宣布道：“既然诸位都赞同，那么，澎湖岛便是本届赌王擂台争霸赛的地方，请诸位按各自分工，自行

其职，九九重阳节，在下一定与各位英雄手谈一局，切磋技艺！哈哈。”

“娄兄谦虚了，我等哪敢与你交手呵！”

“到时请娄兄指点才是，我等也好大开眼界，哈哈。”

“哪里话，”被称为娄兄的老者摆摆手，微叹一声，“我已老矣，这些年又时常生病，玩牌的手艺已荒废得差不多了。‘天盾剑眼’实在徒有其名，‘赌王’之称亦是浪得虚名，全在诸位抬举捧场！”

众人正这样品茗茶闲聊着，忽然，“听雨阁”外传来一阵如雷爽笑，震得阁内的雕花窗棂微微发颤。

“哈哈……”

众人纷纷噤声，掉头望去。

被称为“台岛赌王”的娄氏老者心头一怔，哪来的高手！仅听这笑声就可见来人内功之深，中气之足！

一位穿着白西服的青年男子，迎着十几双目光昂着首踏进门来，他的身后跟着两位精悍随从，神色冷厉。

“在下来迟，请诸位前辈谅解！”来人收敛笑容，拱拳行礼。

屋内座着的皆是本岛各地赌界名流或赌馆馆主，而这位贸然闯入的陌生人，竟然让众人一时不知如何答话，纷纷握着兜里的手枪，拿警觉眼神视之。

难道是警方派来的“条子”？或者是道上的兄弟？还是闯错房间赴约的商界之人……

屋里空气顿时紧张得凝固了，仿佛听得见彼此心跳声。

娄氏老者用手扶一下镜架，正要问话，来人再次抱拳打揖，不卑不亢地说：

“在下姓帅名旗，刚从拉斯韦加斯回台，对不起，我忘了先自我介绍——”

自称为帅旗的男子，说罢，右手在衣襟一擦，眨眼之间一叠名片便握在手心，接着，手臂轻扬，一叠名片尽数飞出，“嚓嚓嚓”，一道白光闪过，围坐桌边的每位赌坛大佬面前，都端端正正地躺着一张名片。

大家暗暗一惊，薄薄一张名片，他竟能又快又准地将它掷在每人的桌前，手上功夫好生了得！

娄氏老者心里却释然一松：有这种好身手的必是同道中人。看他年龄不过三十左右，一招“天女撒花”的玩牌技艺竟练得炉火纯青，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他瞄了一眼茶杯边的名片：台湾花莲蓝宝石歌舞厅经理帅旗。心里蓦然醒悟：“呵，请问，几天前刚刚过世的‘花莲赌王’帅泽南先生，是你什么人？”说罢指一下空椅。

帅旗颌首一笑：“谢谢！”坐下之后正声答道，“是我父亲。”

众人听了都感诧异，不觉面面相觑。

“帅公子，怎么我们以前从未听说帅泽南先生有过一个儿子呢？”

“十年前，因为家事，我与先父闹僵，被他驱出家门，我也从未回家一次，所以，难免诸位前辈不知区区无名后辈。”

“哦，原来如此。”

“子承父业，接到母亲电报后，我便立即返台，为父守灵尽孝，这不，我刚下飞机，便顺路以‘蓝宝石赌馆馆主’名义，先向诸位前辈打个招呼，还望海涵后辈莽撞无礼！”

在台湾，每家赌馆都是地下经营，表面上都挂出歌舞厅娱乐场什么的招牌，以避警方耳目。所以，帅旗既接任“蓝

宝石歌舞厅”经理，“蓝宝石赌馆”自然非他莫属。

“果真将门虎子，泽南兄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了。”

“贤侄这招‘天女撒花’，真不输给你父亲呢，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众人就这么夸奖着，全然没有刚才的警戒和防备，接着大家又古道热肠，说些节哀顺变之类的话。

帅旗恭敬而坐，一言不发，伸出双手只是一味地玩抚着掌中一件小家什，那纤纤十指忽而轻抚如风，忽而急弛如梭，一张梦幻般的脸，或前倾后仰，或左右垂聆。

过了一杯茶的时辰。

娄氏老者突然拍掌而笑：“好一曲高山流水，于这香茶故人、外面的名山飞瀑，煞是相宜，只是贤侄在最末一段，指法显得凌乱浮躁，想必是贤侄为父奔丧心急所致吧！”

众人闻之，皆觉惊异，不知所云。

帅旗心头一凛：真想不到这老家伙两耳也这么厉害！当即摊开左手，将那小家什露出来：“晚辈献丑。”

“‘掌心琴手’果然名不虚传，”娄氏老者抚掌道，“去年就听说‘掌心琴手’大战拉斯韦加斯，所到之处无人能敌，被美国佬称为‘东方旋风’，原来竟是贤侄，真是了不起！”

“哦！”众人这才释然一叹。

掌心琴故名意思是手心那么大的—只小琴，琴身为南海龟壳所制，琴弦却来自大漠神驹尾丝，手指拨琴之音比蚊蝇鸣叫还弱百倍，常人绝然听不见的，而用手指在细若毫发的七根琴弦弹奏乐曲，更是难于登天。

众人将帅旗手中的掌心琴仔细看了，心头暗暗称奇，那琴状若鸭蛋，色如重枣，弦丝银白，极是精巧稀罕。

众人又是一番感慨，转念一想：我等也非等闲之辈，这小子仗着有点本事，以掌心琴悄悄试探我等耳听功夫，幸而被娄兄察觉，不然，他来日那里会把我等放在眼里。哼！

平心而论，这群赌坛老大个个身怀武功，眼观四方，耳听八面，眼、耳、手哪个不是操练得出神入化，否则，怎能称霸一方赌坛？倘若刚才帅旗打过招呼，当着大家弹奏掌心琴，只要凝神聚意，还是可以听出些名堂来的。绝不会浑然不闻，耳聋一般。

这样思忖，这些赌霸便暗暗不满，颇为不快！

娄氏老者已对在座诸位的心态揣摸得清清楚楚，再看看帅旗，见他稳坐慢饮，那张浓眉大眼的脸上显出自负微笑。

娄氏老者当下眉头一抖，眼神一递，爽声笑道：“贤侄正是风华正茂，自古英雄出少年，台岛赌界将是贤侄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

“晚辈才疏学浅，不敢当呀！”

“对了，”娄氏老者一拍脑门作醒悟状，“我等老朽还没给贤侄报过姓名吧……”

众人只等娄兄话音一落，几乎是同时将手中的名片朝帅旗射出，一道扇面形白光晃过，张张名片直通帅旗面部。

帅旗似乎早有提防，眼见名片纷纷扑面而来，面含浅笑，伸手从容将名片一张一张地接住。当然，这接招的速度都是在眨眼之间完成的。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他就在刚刚接完名片的瞬间，他的手指将名片一握之前，最后一张名片划着一道弧线，重重地击在他的手掌上，“哎哟！”他不禁一叫，手指一松，手里的几张名片像树叶一般飘落在桌上。

这最后一张名片是娄氏老者射出的。

刚才，他话音一完，便率先射出第一张名片，但那只是虚招，名片缩回掌中，直到看准帅旗以为接完收手的一刻，才暗运内力于指头，使出一招“流星飘手”，射出自己名片将帅旗手中名片击落。

帅旗心头一惊，脸上一阵发红，但他立即稳住情绪，按下怒气，不以为然地将桌上的名片一一拾起，心头却在骂：老家伙，两根指头竟有如此力量，内功非凡！哼！只怪我轻视他了，没提防！不然，量你使出平生吃奶之力，也休想胜我！

众人见状，大快人心！

你小子刚才偷偷以琴试我，也叫你尝尝被人偷袭的滋味！哈哈，这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帅旗拾起名片，一一看过，朝娄氏老者抱拳作揖：“‘台岛赌王’娄千佛前辈，果真名振海内，威名远播，从前我在美国赌城搵食时，就对台北的‘天盾剑眼’崇拜之至！今日一见令晚辈大开眼界，受益匪浅，请准允晚辈以这杯家乡名茶代酒，敬娄老前辈一杯！”

帅旗说罢，起身执壶，双掌暗运内力，茶水似一条琥珀细线，从壶嘴喷射而出，端端注入娄千佛面前的茶杯，茶水泻满杯沿，却是点滴不洒。

大家禁不住齐声叫好，一时故意全无。

娄千佛默然一笑，端起茶杯一口喝干，喷舌喝道：“名茶名茶，老夫多谢贤侄一番孝敬！只是可惜，‘瑞穗天鹤茶’还需‘红叶温泉水’，不然，岂不可惜了花莲名茶么？”说罢，娄千佛抄壶斟茶，“贤侄，老夫也回敬一杯‘石门铁观音’！”

说毕，右掌运力，将杯往对面一拍，那茶杯从桌面平稳

地滑到帅旗面前，只听“咣啷”一声，茶杯将帅旗的白瓷茶壶碰得拦腰裂断，壶里茶汁残叶溢满桌面。

帅旗心底一颤，明白对方回敬这一招“以卵击石”，功力显然在自己之上。再看那茶杯，杯中葱葱绿汁，盈盈杯中，却不曾洒溢一滴，不觉倒吸一口凉气，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在座的见了，无不拍掌称奇，眼里对帅旗不免鄙视几分。

帅旗强忍难堪，仰头喝干，将茶杯轻轻往桌上搁了，朝娄千佛双拳一抱，作揖道：“娄前辈，多谢指教，两月后九九重阳节，澎湖岛上晚辈再来领教，告辞——”说完转身离开望海茶楼。

待帅旗去后，“听雨阁”内响起一阵哄笑，“这小子真不知天高地厚！”“刚刚下水的小虾小蟹，哪见过大风大浪，正是年青气盛呵！”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谈笑着，唯独“无盾剑眼”娄千佛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两手捧着自己那只空茶杯，既不斟茶，也不答话，望着木窗外楼旁的丽人瀑布凝神遐思。没有谁留意到，帅旗走后，娄千佛伸手拾回那只空杯时，才发现茶杯经帅旗刚刚那轻轻一放，被掌中内力齐斩斩地从甲破开来，一分为二，如同刀截一般。

“九九重阳，澎湖岛上将有一场恶战！”

娄千佛独自皱眉思忖，长叹一声。

听雨阁外夕阳西沉，缕缕云雾，几片落叶从窗前随风飘零而去……

第一章 赌杀香港客

灯火通明，音乐齐鸣，偌大的帐篷内，成百上千的观众望着舞台上，爆发出一阵排山倒海的掌声和欢叫声。

满天星马戏团的杂耍演员娄生关身着鲜艳的演出服，从后台幕布，一路后空翻跃上舞台正中。

台下观众席上又响起掌声。

他站在聚光灯的圆型光束里，微笑着向台下深深三鞠躬后，掌声才渐渐停息下来。随之上台的节目主持人，用诙谐风趣的口吻，激动地宣布：

“各位先生、小姐、各位朋友，今天晚上是我们‘满天星’马戏团在这里作最后一场演出，明天我们将到下一个美丽城市新加坡，请我们的马戏名星阿关再次为各位做精彩表演——”

台下掌声再起，夹杂着遗憾的嘘叫。

阿关刚才已经表演了“空中钓鱼”、“蹬车顶碗”和“秋千飞人”几套精彩节目，赢得满堂喝彩，三次谢幕都被观众热情的掌声阻拦，无法，尽管他已累得汗流浹背，气喘吁吁。

但是，十分钟后，阿关换掉湿衣，补好妆，就再次登台，以谢观众厚爱。

阿关英俊优雅，诚实善良，自幼随父练就一副好功夫，气功擒拿、南拳北腿，长枪短剑，无不精通。但是，他却不愿承袭父业，接任台北“七星罡赌馆”馆主，离家出走，浪迹天涯。

他不想在赌场上与人拼个你死我活，尔虞我诈，他憎恶腥风血雨的黑道生活。

阿关的理想便是以所学功夫，取悦大众，让社会多一份笑声，让观众多一些欢乐。正是出于这种动机，他才成为“满天星马戏团”中的台柱红星。

他又是一位极有教养、处事稳妥的人，所以，尽管和父亲委千佛观点相悖，却并不把自己与家庭的关系搞僵。几年来，他随马戏团作环球演出，每到一处皆不忘给家里通信，寄些本地特产和名胜照片。遇父母生日或传统节日，也总不忘捎一份礼物回去，深得家人和亲戚朋友赞扬。

眼下阿关正神采奕奕地表演着——

一位精明的日本游客，应邀上台，用手绢蒙住了阿关的双眼，他的面前放着一张圆桌，桌正中是一大铁盒中国围棋，舞台两旁各立一块齐人高的木板。

铁盒内黑白棋子被日本游客用手不停地搅拌，另一法国女郎也来助兴，解下自己脖子上的深红色围巾，复又蒙住阿关的眼部。阿关要表演“蒙眼分棋”，也就是不准眼看，用手将棋子黑白分开，所以，这两位自告奋勇上台“协助”的观众亲自验过棋子，表示演出方可进行。

阿关的眼睛蒙住了，且很严实。

围棋也验过，没做手脚。

随着一阵急促的鼓点槌响，阿关仰起脸，伸出双手，快速地分捡着黑白棋子，那两只奇妙的手竟像长着眼睛，将黑白两色分得清清楚楚，不差分毫。十分钟过去后，奇迹出现了，铁盒内只剩下黑棋，而白棋全部由阿关的手捡出，赫然堆在桌面，在观众注视下，流出熠熠亮光！

台下中外观众一片欢叫，闹声不止。照相机和摄像机的镜头忙开了，镁光灯闪烁不止！阿关从主持人手中接过麦克风，面向观众说道：

“请各位允许我在这里为我父亲表演一个特殊的节目，因为三天之后是我父亲生日，我要用这个节目作为礼物，送给父亲！”

阿关的提议再次把台下观众的情绪引向高潮。

聚光灯投向阿关，台下的观众看见他静静地立在桌前，右手抓着白色棋子，掂来掂去，是要等待什么？

他想做什么？

正当观众翘首以待，有些按捺不住的时候，只见仍然蒙住双眼的阿关突然仰天长啸，吟出一句：“福如东海！”其声如是春雷碾过天际，震得帐篷下的几盏吊灯也不停晃动起来。

“福”字刚刚出口，阿关手抄满把白色棋子，转身运气，猿臂舒展，朝舞台左边的木板悠悠撒出，场内顿时响起一阵铁锅炒豆的急速炸响，“砰砰砰”。

观众陡然一惊，呆了似的如木雕泥塑，待阿关左手一指，观众这才将视线投注到舞台左边那块木板上，当即被眼前的情形惊得如同被人点了穴位，瞠目结舌，一时忘记合拢嘴巴。

但见木板上出现了由白色棋子组成的狂草字——福。

这边阿关又朗声吟出“寿比南山”，一阵炸响，场内观众象被某个机器开关所控制，同时把脸整齐地往右一转，舞台右边那木板上又现出一个黑棋“寿”字！

终于，观众仿佛从梦中醒来，不约而同地从座位站起来，挥手狂呼，一时间，整个帐篷内人潮起伏，欢声如雷，掌声唿哨此起彼伏，犹如西方街头的狂欢节。

阿关解下蒙眼的围巾和手绢，风度翩翩地朝台下人群挥舞几下，还给舞台边的日本人和法国女郎。

那日本人站在木板前，使出浑身解数，想把棋子从木板上抠下来，却无论如何用力，那棋子纹丝不动。

阿关刚才那看似轻轻一掷，暗中却积蓄内力，气运丹田，将千钧之力尽然运至掌上。所以，那几百粒棋子却是象弹头一般，深深嵌入厚厚木板之中，一般人岂能用手指将它抠出？一旁的法国女郎闪动着一双顶礼膜拜的碧眼，一脸的钦佩崇拜神态，当阿关送她围巾时，她抱着阿关的脖子，在他动人的脸颊上，啾出一个火辣辣的热吻。然后，心花怒放地跃回台下。阿关的腮边留下地枚艳红的吻印……

这就是阿关送给父亲娄千佛的生日礼物。

阿关这盘影带在娄千佛五十七岁生日前送到台北“清风园”的。娄千佛没有把影带在宴会上放出，而是待寿宴结束，客人送走之后，回到“清风园”后楼的书房，独自慢慢过目。

娄千佛这次过生日，没有像往年一样，在豪华的圆山饭店摆宴祝寿，只是在位于淡水基隆二河相交的高级住宅区的“清风园”，宴请了几位同道至交和亲朋好友。

台岛赌魁娄千佛这一反常之举，自然引起外界种种猜疑，娄千佛只是以“病体欠安”为托辞，席间酒水点滴不沾，以